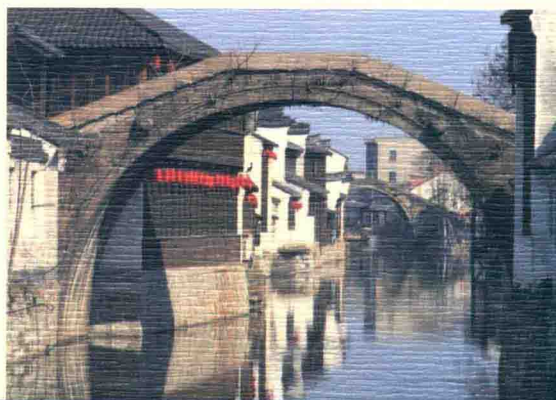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朱晓进 丁 帆 主编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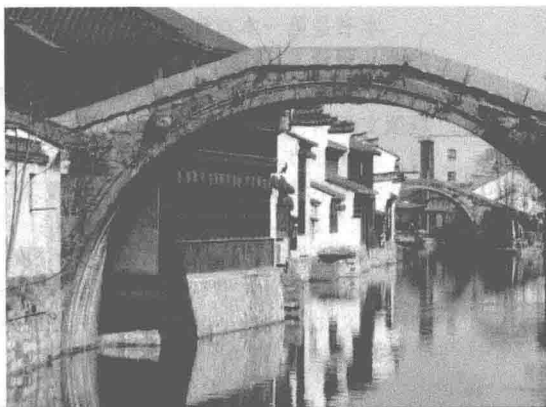
余连祥◎著

 科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朱晓进 丁 帆 主编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

余连祥◎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第一本对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以及小城镇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著者本着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精神,通过对初刊本、初版本的文本细读及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故居的现场调研,将江南小城镇文化和江南小城镇文学结合起来研究,界定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意义上的“江南”,阐明了现代都市、小城、市镇与乡村的层级关系,分析了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群的形成,以及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和“陌生人”意象、人物群像、特有品格、母题变奏,同时研究了当下对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作品的二度开发问题。

本书可作为大中专院校文科学生了解“江南文学”入门书籍,也可作为江南文化研究、小城镇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余连祥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2

(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丛书/朱晓进, 丁帆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03-060304-3

I. ①现… II. ①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3996 号

责任编辑:王 丹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字数: 475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阈中的现代江南
小城镇文学研究”（批准号：10BZW078）的最终成果

序

“十年磨一剑”，用来形容某位学者认真研究多年，终于写出很有分量的专著。如今的学界，很少有学者用这种“笨”方法来从事学术研究了。余连祥的《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从搜集资料到申报课题、最终成书，前后用了整整十年。

早在 2003 年秋天，余连祥就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做“访问学者”。当年他正在从事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丰子恺的审美世界”的研究，常来我办公室聊丰子恺，以及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等浙籍作家。次年初夏，他又申请到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重点项目“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茅盾传”，着手在北京搜集有关茅盾的资料，在鲁迅书库里找到茅盾赠送给鲁迅的签名本《子夜》，如获至宝。其《丰子恺的审美世界》，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后，成为丰子恺研究者必引的参考文献。此后每隔一两年，余连祥就会送我一本他的专著。其间我也曾约他写过《鲁迅画传》《民国名人传记丛书·钱玄同》，都是约一年时间就会交出一部蛮像样的书稿。

阅读《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感觉余连祥做学问，做“快枪手”时不会粗制滥造，“慢工出细活”时更见功力。

江南是个历史性的概念，明清时期狭义的江南，只是指太湖流域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世界性的“冒险家的乐园”，并迅速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海轮、火车、内河轮船、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拓展了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其辐射圈由太湖流域扩大到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地区，甚至还延伸到浙东的台州和金华。这就形成了近代至今的“江南”。

我从小在关外长大，“文革”期间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对山水清远、物产丰饶、文化昌盛的江南心生神往。来北京工作后，

有段时间几乎每年都要到江南开会，常常把实见的江南与鲁迅、周作人、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作家笔下的江南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品的理解。学术交流之余，余连祥带我游览过叶圣陶的“第二故乡”甬直镇、徐迟的故里南浔镇、钱玄同的祖籍湖州市以及“白马湖作家群”居住过的春晖中学后面的那些平屋。他介绍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及其小城镇地域文化，如数家珍。余连祥能让你随他“回到历史现场”，生动解读相关作家及其作品。

余连祥从小生活在石门镇“乡脚”内的乡下，又在茅盾故里的乌镇中学求过学，耳闻目睹许多民国故事，他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研究，很接地气。他引用费孝通的社会调研以及大量方志材料，论述现代江南作家的小城镇书写，娓娓道来，读上去倍感亲切。

本着“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精神，余连祥广泛搜集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的自述、传记及其作品的初刊本和初版本，并与方志文献参照阅读，进而从“事物本身”发动学术。余连祥在初刊本和初版本的文本细读中，读出了一些不被学界注意的内容。例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研究者大都对小说描述的浙东冥婚习俗津津乐道，余连祥把该小说与许杰的《大白纸》、许钦文的《疯妇》和王鲁彦的《屋顶下》等结合起来，研究现代江南小城镇上的留守女性。这就读出了不少新意。许杰的另一篇小说《隐匿》描述了留守女性彩珠的悲剧命运，该小说只收入许杰民国时期出版的《惨雾》初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类小说选中再没有出现过。新的材料与新的视角，令本书的创新之处多多。

现象学还原的另一种方法则是找到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生活过的地方，进一步“还原”作家生活过的人文环境，透过文化背景来解读作家。余连祥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鲁迅和周作人出生的绍兴都昌坊口、茅盾的故里乌镇观前街、郁达夫在富阳县城的故居和杭州城内的“风雨茅庐”、叶圣陶的“第二故乡”甬直镇、丰子恺的故乡石门镇，以及夏衍、朱自清、王鲁彦、洪深、徐志摩、柔石、艾青、于伶、葛琴、巴人、陆蠡、林淡秋等作家的故里，都留下了余连祥调研的足迹。余连祥用专业相机记录下历时数年的调研，精选出来的一些照片，配作该书的插图，为该书增色不少。

小城镇作家所写的作品并非都是小城镇文学，只有那些对江南小城镇

文化进行文学书写的作品才算是江南小城镇文学。鲁迅等作家写自己熟悉的“乡土”，而流露出作者“乡愁”的乡土却有小城镇和乡村之分。从主要场域来分类，鲁迅的小说写了四类不同的场域。一是“首善之区”北京，也称北平。此类小说有《兄弟》《伤逝》《端午节》《鸭的喜剧》等。二是S城，即小县城。此类小说有《药》《白光》《在酒上》《孤独者》《故乡》等。三是市镇，主要是鲁迅虚构的鲁镇。此类小说有《明天》《孔乙己》《祝福》等。四是乡村。《阿Q正传》中的未庄就是一个大村庄，其他如《社戏》中的平桥村和《长明灯》中的吉光屯等都是乡村。

综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可以分为乡村文学、小城镇文学和都市文学三大类。小城和市镇一头连着大都市，另一头连着乡村，是都市和乡村的中介。都市的现代化、都市摩登通过小城镇而深入乡村，而乡村对于都市的反哺也通过小城镇来传导。传统与现代、时尚与守旧往往在小城镇碰撞。小城镇是现代作家最熟悉的叙事场景，不少作家身在大都市，而故乡的小城镇是他们永远的乡愁，因而相对于乡村文学和都市文学，现代小城镇文学是最精彩纷呈的一个文学种类。

鲁迅、周作人兄弟喜欢听祖母讲猫是老虎的师傅等民间故事，也爱听保姆长妈妈讲述那些有乡野之趣的传奇故事，他们还爱读《越谚》《湖录》《夜航船》等描述江南风情的笔记和小品文等。郁达夫写游记，最爱翻方志文献。茅盾甚至还参与过《乌青镇志》的编撰……这些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都有丰富的江南小城镇文化知识，并长期浸淫其中。乡土文化赋予他们的文学作品极为厚重的地域文化底蕴；“侨寓”在大都市，在不同的文化参照系中反观江南小城镇，小城镇文学的字里行间又有了文化批判精神。这批深受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化影响的作家，形成了阵容豪华的“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群”。他们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化的文学书写，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

从研究课题来说，着力于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有一定的新意，将文学、文化与作家的书写史结合，并力图呈现文学世界的审美之思，可谓是余连祥这一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其主要建树亦在于此。该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引起读者关注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现象，并可丰富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解读；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对小城镇文学内涵的解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江南区域走出来的作家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从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联上来说,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处于转型之时,江南区域会出现一批作家的整体崛起?他们与江南、江南文化有着怎样的联系,特别是他们心目中和作品中对江南的认识和表现,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余连祥的研究能抓住“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这个颇有新意的“点”,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和研究。与以往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宏大主题”研究相比,这种研究更能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去探寻其生成与发展的逻辑进程和结构,也更能发掘出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机理和艺术审美规律特征。余连祥的研究依据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中的有关市镇、小城的社会结构生态、地域文化特征等理论,来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展开研究,认为“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是现代乡土文学中的绚烂篇章”,这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的新意。由此可见,余连祥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鲁迅在小说里发现了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发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可贵而又灰暗的元素。借着西方与日本的多种参照,我们今天所讲的“乡土文学”出现了。早在五四时期,鲁迅那些描写S城、鲁镇和未庄的小说,在青年作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蹇先艾、许杰等作家有意学习鲁迅的乡土叙事,形成了“乡土写实派”。由鲁迅开山的现代小城镇文学,江南是重镇,但其他地区的作家也写了很多描述小城镇的文学作品。沈从文、废名、沙汀、萧红、师陀、李劫人、彭家煌、周文、骆宾基等作家尽管只是“散兵游勇”,但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经典的小城镇文学作品。余连祥在“结语”中放眼全国,在横向对比中进一步彰显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特色,他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着手,读上去颇有趣味,得出的结论又很有说服力。例如,讲到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发达的商业氛围,就横向比较了施蛰存与废名的同题小说《桃园》,以及师陀的《果园城记》和沈从文的《长河》对果园的描述。题材同中有异,小说作者作为隐形的叙事人,其价值评判更有意义。

文学是语言艺术,多才多艺的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又会用别的艺术语言来诠释同行作家的小城镇文学。例如,丰子恺将鲁迅和茅盾的小说画成漫画,夏衍将鲁迅和茅盾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让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得到了“跨界”传播。余连祥的研究也涉猎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跨界”传播,

尤其是借用“语-图”关系的理论来研究丰子恺漫画与鲁迅、茅盾的小说之关系，十分出彩。

新时期以来的大拆大建，拆除了好多江南小城镇文化元素。每到节假日，绍兴都昌坊口、乌镇、南浔镇和甬直镇等具有清末民初风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小城镇游人如织，说明能承载江南文化乡愁的江南小城镇已成了稀缺资源。余连祥的这部专著，图文并茂，打捞出不少江南文化元素，可以慰藉那些对江南文化充满感念的专家、学者。

孙 郁

2018年8月于北京康乐里

目 录

序

导论	1
1 江南地域的历史变迁	1
2 现代江南的市镇和小城	5
3 从小城镇走出来的现代江南作家	11
第1章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意象研究	17
1.1 历史语境中的意象与意境	17
1.2 自然景观意象	21
1.3 人文景观意象	30
1.4 风俗习惯意象	55
1.5 “陌生人”意象	97
第2章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的人物群像研究	129
2.1 士绅群像	129
2.2 商人群像	142
2.3 留守女性群像	162
2.4 边缘人群像	178
2.5 “文化英雄”群像	192
第3章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母题变奏	210
3.1 回望江南小城镇	210
3.2 左翼话语中的灾难叙事	230
3.3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母题的多元书写	250
第4章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特有品格	285
4.1 公共场景的营造	285

4.2 商业氛围的渲染	300
4.3 诗意的表达	310
第5章 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作品的二度开发	337
5.1 名人故居的文化开发	337
5.2 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及其作品的当下传播	367
5.3 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相关衍生品的开发	408
结语	414
参考文献	427
后记	432

导 论

1 江南地域的历史变迁

江南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认为，先秦、秦汉、三国、西晋时期，江南大致指的是今湖南地区，兼及今江西。《史记》《三国志》等史书就是如此使用江南这一概念的。长江下游以南，古代称为江东。当年项羽率领的江东八千精兵，就是从太湖流域的吴中带去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也沿用了这一历史概念。“通常从北方到今江南是通过今安徽渡江到今南京一带的。而南京至芜湖一段长江正是西南东北向，所以称今江南为江东顺理成章。”^①当年也称江东为江左，同时称对岸的今安徽北部及其以北地区为江西。东晋永嘉丧乱，大批中原人“如过江之鲫”，从广陵（今扬州）渡江南下，此处的长江是东西走向的，于是，原先的“江东”被改称“江南”了，江南对岸的苏北被称为江北。唐朝的行政区划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称为江南道，后又分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唐朝后期，用“湖南”取代了秦汉时期的“江南”。

《禹贡》分天下为九州，江南属扬州。同治《湖州府志·物产上》载：“扬州土惟涂泥，郡地最低，性尤沮洳，特宜水稻。”江南的太湖流域，其地形基本特征是四周高耸，中部低洼，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大型碟形洼地。数千年的粮田垦殖，就是将“涂泥”湿地垦殖成粮田的过程。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建都杭州，大兴水利，重点治理钱塘江和太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据同治《湖州府志·水利》载：“吴越天宝八年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军，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湖筑隄。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遇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立法甚备。”

① 周振鹤：《江南江北江东江西》，《咬文嚼字》2009年12月第12期。

吴越时太湖流域以国家军事化方式开垦成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太湖流域稻作文化和丝绸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圩田种稻，圩埂植桑，水塘养鱼，使太湖流域成为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吴越时“岁多丰稔”，范仲淹说“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①。太湖流域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为太湖平原由自然河道形态朝人工河网化方向迈进奠定了基础，又使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走上繁荣的道路，促使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时，形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无丝不成镇”，南浔、双林、乌镇、盛泽、平望、新市等专业性丝绸业市镇迅速崛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似乎成了人间天堂，令人艳羡。

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认为，由于明朝两浙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因而“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具有了“经济富庶区域”的含义。明朝苏、松、常、嘉、湖五府交纳税粮之和占了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而苏州一府竟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晚清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水学》中指出，最狭义的江南范围应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学界基本认同此说。研究明清经济史的专家，一般把太湖流域称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专家李伯重就把“江南地区”界定为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②这其实是清明时期“江南”的核心区块，即狭义的江南。广义的江南一般指长江中下游的苏南、皖南和浙江，包括后起的区域中心城市上海。

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江南的中心城市也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吴越国和南宋小朝廷先后建都杭州，杭州就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加上明太祖定都南京，南京也常常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明永乐大帝朱棣迁都北京，旧都南京日渐衰落。京杭大运河成为从江南往北京漕运的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畔的苏州走向繁荣，成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①（宋）范仲淹：《范文公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

②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4月第1期。

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世界性的“冒险家的乐园”，并迅速发展成为“东方的巴黎”。于是，上海又取代苏州，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海轮、火车、内河轮船、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拓展了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其辐射圈由太湖流域扩大到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地区，甚至还延伸到浙东的台州和金华。

皖南的徽商在宋朝崛起，至明清达到顶峰。江南小城镇上的当铺大都由徽商经营，“徽州朝奉”曾特指当铺伙计。以青砖黛瓦、马头墙为标识的徽派建筑，是明清江南小城镇的主流建筑。上海开埠后，洋行中的买办主要为宁波人。宁波帮商人，加上南浔的丝商群体，浙商的势头迅速盖过了徽商。上海话也主要是由松江话与宁波话杂合而成的。进入民国，上海对浙东的辐射力加强了，而对于日渐衰落的皖南的辐射力就没那么强了。



徽派建筑

包伟民在论述江南市镇的近代（1840—1949）命运时，界定的近代江南范围是“清末江苏省的江宁、镇江、松江、常州、苏州、太仓直隶州，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地”^①。

本书所指的“江南”，与包伟民所指的近代“江南”比较接近，既包括

^①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又包括近现代的浙东宁波、绍兴等地区，有时也波及台州和金华等地区。

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的范围。”^①

扬州，历史上也称“广陵”，虽然地理上位于长江北岸，但历史上一直属于江南文化范围，即扬州的文化属于“江南文化”，扬州自然也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经济上，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了李伯重所述的“早期工业化”。江南的丝织业和棉织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作为鱼米之乡，养鱼和稻作是江南农耕文化的底色，植桑养蚕和种植棉花是江南农村中的副业，且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纺织业成为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逐渐把养蚕缫丝与丝织业作为主业，原先种植水稻的地方也改垦为桑地，造成稻米还要从湖广输入。江南棉布业市镇及其四乡也把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当成了主业。当年江南的丝织业和棉布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江南的丝绸和棉布形成了“衣被天下”的局面。

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滥觞。东晋和南宋的两次中原文化的南来及与江南文化的大融合，加速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江南人从尚武转变为崇文重教。至明清时，江南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强势文化，连乾隆皇帝也成了江南文化的“粉丝”。清朝北京的皇家园林建造中融合了许多江南文化的元素。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主要体现在典雅别致的园林、丝竹悠扬的画舫、轻歌曼舞的名妓，以及文人墨客的雅集等方面。这是一种奢侈的消费文化。当然，崇文重教的江南人又通过书院讲学、书坊刻书来传承和发展经典文化。这让江南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

江南文化有水的灵动和柔美，又不乏山石的刚毅。诗意江南自然具有诗性传统。江南人务实又善于变通，具有商业眼光和胆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南人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江南文化之中。上海开埠以后，江南人乐于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于是，民国期间的江南文化显得比较“洋

^①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派”。这些“洋派”元素，也即李欧梵所说的“上海摩登”。

2 现代江南的市镇和小城

通过对德国南部城镇的调查，德国城市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完成了《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中心地理论。根据中心地理论，一个典型的中心地应当有一个能辐射全地区的中心城市，下一层级为次中心城市，再下一层级为小城市，最下一级的中心地为市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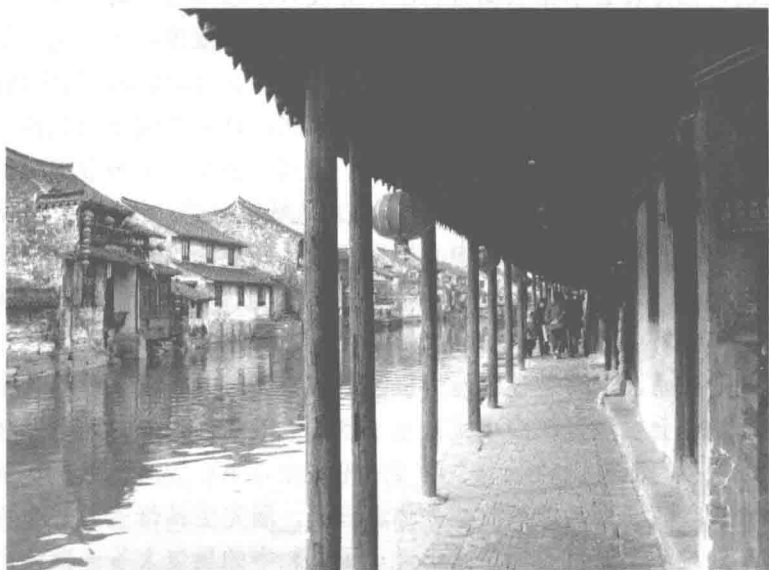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借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来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演变发展。施坚雅等美国学者在市场结构、区域特征、理论工具等方面，为中国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之前，西方社会学家只调查村庄，并没有注意到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施坚雅在四川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四川的大村庄很少，大都是由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于是他就用中心地理论来研究中国基层市场的共同体。经过多年研究，施坚雅把农村市场的分析模式，延伸为城市研究模式，进而构建了一个包括八层等级的“中心地”模式。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指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处在不同程度上整合成一体为中心地层级的最高层。这个层级向下则延伸到农村的集镇。集市体系以这些集镇为中心，一般包括十五至二十个村庄，组成了构筑经济层级的基本单位。”^①

现代的江南，上海是辐射能力极强的中心城市。阅读茅盾、叶圣陶等作家的小说就会发现，江南小城镇上一旦发生战乱，有能力逃难者马上拖儿带女逃往上海租界。叶圣陶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是让里镇上的小学校长，江浙军阀混战的战火临近该镇，潘先生就带了老婆和两个儿子乘火车逃难至上海租界。茅盾小说《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一直住在老家双桥镇。由于镇上农民暴动，他就由小女儿和小儿子护送，乘内河小火轮去了上海，住进了大儿子吴荪甫的公馆。1932年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闸北的大批难民出逃。茅盾小说《林家铺子》就写到了那些难民乘轮船逃到镇上，小部分投亲靠友，大多数住进了镇上的茧行。至于平

①（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2页。

时的商业往来，小城镇上的商家为了减去中间层级的流通费用，直接从中心城市上海进货。小说《林家铺子》中的这家铺子，主要经销“东洋货”，批零兼营，商品主要从上海直接赊账批来。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张家的源长号店铺，销售的商品也是从上海批发来的。民国时期，上海“摩登化”了，而在其辐射范围内的江南小城镇则“都市化”了。上海新出现的许多“摩登”商品，不出个把月，就会出现在江南小城镇的店铺里。

民国时期的江南，居住在不同层级的常住居民，在吴方言里有不同的称呼。生活在中心城市上海和次中心城市杭州、苏州的人，直接称为“上海人”“杭州人”和“苏州人”；小城里的人统称为“城里人”；市镇上的人统称为“街廊人”（江南的市镇一般有石板街和遮风挡雨的廊棚）；最下层的乡村里的人则统称为“乡下人”。



市镇上的廊棚

一般来说，小地方的人对于大地方的人是十分艳羡和尊重的。鲁迅小说《社戏》中的“我”，来自鲁镇，属于“街廊人”，且为“少东家”，在乡下外婆家就很受人尊重。罗洪短篇小说《迟暮》中老接生婆的次孙祖光娶了位上海媳妇，小县城里的“城里人”看不懂上海新娘穿的婚纱，但都争